

緇門崇行錄淺述—抗章不屈 悟道法師主講 (第三十二集) 2021/6/25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 檔名：WD20-053-0032

《緇門崇行錄淺述·嚴正之行第二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「嚴正之行第二」，六十三頁，我們從第二行：

【抗章不屈】

這裡看起，請看這個文：

【唐智實，居洛下時，太宗幸洛，詔道士位列僧前。京邑沙門陳諫，有司不納。實隨駕表奏，極論其失。帝令宰相岑文本諭旨遣之，實固執不奉詔。帝震怒，杖實朝堂，民其衣，流之嶺表。有譏其不量進退者，實曰：「吾固知勢不可為，所以爭者，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。」聞者歎服。】

這個公案也是唐朝時代，京師大總持寺智實法師，他居住在洛陽下面（洛陽分洛上，洛下）。『太宗幸洛』，「幸洛」就是蒞臨那個地方。「太宗」就是唐太宗，蒞臨洛陽，洛下那個地方。『詔道士位列僧前』，唐太宗臨幸（皇帝所到叫臨幸）到了洛陽。太宗比較重視道教的方術，覺得這個道比較好、比較高，所以道教就得到皇帝特別的恩寵，也特別的尊重。所以太宗就下詔命令道士的名位齋供行立，要排在僧侶前面（就是出家人前面），我們現在講叫排班，排在前面。以前供齋都是政府辦的，比如說打齋、供僧、供道，就去供這些修行人。太宗下了這樣一道命令。

洛邑的僧人陳述諫言，當事的官就不採納，叫他轉達給皇帝（轉達給太宗），他不採納、不接受。所以當地洛邑（洛陽）這些出家人也向皇帝陳諫，我們現代叫陳情書，說不能這樣。佛教從漢朝

傳入中國，當時皇帝去禮請過來的，正式派使節去西域請摩騰、竺法蘭兩位高僧到中國來翻譯經典，把佛教正式的傳入中國，所以是官方的。所以在洛陽建了第一座白馬寺，這個寺屬於皇帝直接管轄的，那是後來增加的，原來只有九個寺。原來接待只是在鴻臚寺，鴻臚寺像現在的外交部一樣，外國的賓客短期住可以，長期就不方便。因為翻譯經典，流通佛法，時間要很長，也沒有辦法長期住在鴻臚寺，所以就另外蓋個寺院叫「白馬寺」。這個白馬寺，也是紀念白馬辛辛苦苦從西域(印度)把經典背到中國來，所以第一座寺院。當然寺是皇帝直接管轄的，它的地位就很高。

當時道教是中國本土，佛教從外國傳進來，當然有一些人也會排斥。所以在漢朝那個時候，道教就出來要向佛教挑戰，現在來了兩個僧人，摩騰、竺法蘭帶舍利、帶經書過來，又帶了佛像過來。兩位印度的高僧來到中國，也不得不接受挑戰，這個在家叫鬥法，看誰的法術高。所以道教這邊他就搭了一個壇，現在大家如果看到道教做醮那種壇，蓋得很大很莊嚴，在那邊作法。然後道教所有的經書都列出來，擺在前面，皇帝坐在當中當裁判，兩邊就鬥了。佛教的經書、舍利擺在一邊，然後這是怎麼比賽？就是說用火燒，如果是真經燒不掉，如果不是真的經典就被燒掉了。

所以道教的經典統統搬出來，佛教摩騰、竺法蘭的經典也統統搬出來，放兩邊，這邊佛教，這邊道教，皇帝坐當中當裁判。皇帝就下令：好，開始燒。燒了之後，道教這邊的經典，幾乎都被燒光了，只有兩部經沒有燒掉，一部《道德經》，一部《清淨經》，這兩部沒有被燒掉，說明這兩部是真經。佛教摩騰、竺法蘭帶來所有的經典，一本也沒燒掉，這個高低就比出來了。而且這個時候摩騰、竺法蘭，這兩位是證果的，起碼證阿羅漢果的高僧，現神通，飛到天上去，上身出火，下身出水，變化很多，看得皇帝不得不佩服

了，所以皇帝說佛教比較高。有透過實驗的，所以自古以來佛教排在前面。

到了唐太宗，他們比較崇信道教，這個我們也可以理解，這個我們本土的，你那是外來的，當然多少會有排斥的心理。當然唐太宗他還是護持佛教，不但護持佛教，其他的宗教也有護持。但是總是說你自己中國人，對自己本土的宗教總是他會有一分比較深厚的感情，這也是人之常情，這個我們可以理解。但是當時漢朝的皇帝他是根據實際上來論高低，這就沒有感情用事，「這個我們都一定比較好，你們外面來的就是不好」，不是這樣的，那要看實際是真的，還是假的。所以這個歷史，我們也要知道。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公案，如果你沒有去了解這樣一個歷史，我們也會覺得那什麼道理，為什麼出家人一定要去排在前面，佛法不是講修忍辱，你為什麼這一點就忍受不了？還要跟皇帝去抗旨。

所以洛陽的出家人陳情，『有司不納』，就是管理的這個官員他不接納、不採納。『實隨駕表奏』，智實法師也寫了一個奏表去陳情。『極論其失』，就是說肯定把佛教傳到中國來的這些歷史、這些典故，還有漢朝到唐朝這麼多年，佛教它的地位是很尊崇的，如果皇帝這樣做，這個政策是有缺失、有過失。皇帝不接受，就命令『宰相岑文本諭旨遣之』，「遣之」就是譴責他、去責備他，就寫個手諭告訴他，你這個是不對的，去譴責他。『實固執不奉詔』，智實法師，皇帝不接受他，他也不接受皇帝的譴責，他覺得他是對的，他要堅持到底。『帝震怒』，當然皇帝就很生氣。

我們看到太宗，可能當時魏徵沒有在旁邊，如果魏徵在旁邊，可能不會發生這個事情。敢向太宗皇帝勸諫的，就是只有魏徵一個。皇帝就很生氣，『杖實朝堂』，就在「朝堂」上，公堂上就用杖，古時候用棍子打，就打二十板、打三十板，打了也會重傷的。『

民其衣』，就是說徹除他出家人的資格，就是叫他還俗，穿一般人民的衣服。『流之嶺表』，「流」就是流放，流放到南方，嶺南那個地方，以前廣東、福建這個地方在唐朝還不是很開化的，屬於比較沒有開化的地方，流放到那裡。『有譏其不量進退者』，「有譏」就是有人就譏笑，智實法師不識時務，也不自量力，還敢跟皇帝對抗。就是這個人不懂得進退，一般的話講不知死活，只是給他流放，如果遇到暴君，可能命就沒有。從這個地方我們也知道，智實法師他這樣做，他也不在乎他的生死了，他不在乎了。

所以下面講，『實曰：吾固知勢不可為，所以爭者，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』。智實法師就講了，聽到人家這麼譏笑他，你這個人真是不識時務，不知進退，他就說：我也知道不可能去改變皇帝他的做法，所以跟他爭取、勸諫，就是要後世的人知道「大唐有僧耳」，就是都要知道在大唐這個盛世有僧人來維護佛教的尊嚴。『聞者歎服』，聽到的人就對他很讚歎，也很佩服。你真有勇氣，為了佛教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，所以大家對他很佩服。

我們學習這個公案，我們就是要知道這條公案的精神。第二個單元叫嚴正之行，嚴是嚴肅、嚴格，正就是正直，嚴正之行。這是舉出一個例子。你看嚴正之行很多，每個公案它的例子都不一樣，它的事情都不一樣。所以我們不能只有死在這樣的一個框框的例子裡面，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精神，用在我們現在要怎麼樣來做、來學習。就是說自己去背負什麼樣的責任、因果，他也都願意，只要是對的事情，他都願意去承當，只要是正確的事情都願意去承當。

所以我現在舉出一個比較實際的例子，就是早年我在台北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，有一次我們淨老和尚叫我去印一本經，那部經也古代的、古版的，被人家拿去登記版權了。有一家出版社他拿去登記版權，版權登記之後，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你翻印，我就

要追究你，就給你告到法院。我就跟師父報告：師父，這個人家有版權，我們沒有經過人家同意，不能印。那個時候我們師父上人他很堅持一點，就是說不能有版權，他說版權是釋迦牟尼佛的，有一些註解是祖師大德的，他有什麼版權？他是盜佛、菩薩、祖師大德的版權。現代的人，很多人就是這樣做的。所以我們老和尚就跟我講，他說你就去印，你被抓去關，人家都佩服你，你很光榮，你是為了流通佛法被關的，這個很光榮的。我們師父就跟我這麼講，你被抓去關，諸佛菩薩、護法都讚歎你。有師父這句話，我就去印了。

包括後面印《龍藏》，多少人反對，而且惡意的抹黑，說我印這個不對，這會下地獄。我聽了在心裡就笑笑的，我要聽師父的話，還是聽他們的？大家想一想。我知道是嫉妒障礙。甚至還有人他開了宣傳車，畫了一個圖案，叫一個人去停在我們現在五樓下面，說我們印《大藏經》是印偽經，要下地獄的，我說沒關係，我承擔，我下地獄，師父叫我做的，我願意下地獄。然後就畫了一包錢會發亮印在那邊，就像現在選舉在互相謾罵、抹黑那樣的。然後那個錢還會發光，光還透出來，說錢拿到哪裡去了。後來被我們總務看到了，去警察局報案，警察後來才來處理。

這都是惡意攻擊抹黑，就是他見不得你做這個好事了。他說是偽經，什麼叫偽經？那是清朝皇帝當時國家編的，過去《大藏經》審查都很嚴格，你不能隨便入藏的。不像現在，現在我們就不敢講了，偽經就是說不是真正的佛經，你就不能加入《大藏經》裡面，不可以的，那個才叫偽經。然後我們現在印了是有一些瑕疵，瑕疵是有，比如說你重新排版打錯字，打錯字這個也有。如果你重新打字排版的，我們老和尚過去講過，你校對七次還有錯，誰敢保證它一個字都不錯？那個不叫偽經，那個叫瑕疵，就不圓滿。

所以我們在當中也學習到一個經驗，我們淨老和尚過去也常常引用台中蓮社雪廬老人，還有印光大師（印光大師一生都是印經流通的），他看到古代有字打錯了，那個時候《龍藏》跟《四庫全書》都是從康熙皇帝的時候就開始在整理，康熙當六十一年皇帝，雍正十三年，到乾隆六十年，到乾隆皇帝那個時候才完成，你看做了幾十年才完成的。而且那個時候乾隆皇帝還規定，你刻錯一個字扣薪水，還是會錯。所以印光祖師他講古代的版本有錯，你不能去直接把那個字改過來，明明看得就很明顯，那個是錯字。就像李老師也是依照印光大師這樣的一個方法，就是說你可以給它註在旁邊，這個字應該是哪一個字，可能這個字是刻錯，把它用個小字在旁邊註明一下，你不要直接去改。為什麼明明就看到是錯字，為什麼不能改？因為有的人程度夠，有的人程度不夠。那些校對的人程度也參差不齊，高低不一樣，特別是佛經，如果他不是學佛的人，恐怕他錯的改成對的也有，人家對的，他也認為是錯的，把它改成錯的，就是這個問題。

所以祖師他們這個原則，當時的印刷廠我們也沒有特別跟他交代，只是叫他修版，我當時是跟他講，不清楚給它描清楚就好了。現在有電腦可以描，因為有些字都白白的，看不清楚，特別是小字的看不清楚，我說你把它描好就好了。他們認為自己校對都沒問題，出了這個問題。出了這個問題，當然他有責任，我們也有責任。所以這個不是叫偽經，那是錯別字。錯別字，沒有哪個人敢說他印經都沒有錯字，你說有錯字印出來就是變成偽經、下地獄，其實不是那麼嚴重。所以《龍藏》，過去我聽我們淨老和尚講，它的錯字還比《大正藏》少，在佛陀教育基金會印了很多日本《大正藏》，它字小，錯字多，你也沒有辦法一一去給它校對，你印出來，你能說它是偽經嗎？不可以這樣講，只是說它那邊有瑕疵，如果你發現

了，你以後再印的時候，把它註在旁邊。這就是持保留態度，說我這個註解把它標出來，也不見得是對的，讓給後人去參考。這樣就比較妥當，這也是我們以後印經的一個原則。

所以總之嚴正之行就是說你應該做的事情，你就要去承當、要去做。你看智實法師，他就是沒關係，你把我殺了，我也可以。像我們老和尚講，好，你去被關，你很光榮。老和尚叫我印《龍藏》，我如果聽人家三言兩語，講閒話的人可多了，嫉妒障礙可多了，說我會下地獄。我說我甘願下地獄，我聽師父的話，我認為這個事情應該做，老和尚說要消災。印出來那一年三三一，的確災難減輕，這也是事實。有一個菲律賓通靈的在達爾文（澳洲），悟行法師去那邊講經認識的。他說二〇〇二年，三月底到四月初，台灣太平洋有個魔鬼要毀滅這個地方（就是地震）。然後他說有一個人可以化解這個災難，他就描述這個人，因為他也沒有看過我們老和尚，悟行法師聽了之後，他說你講的很像我師父，就把他請到圖文巴去見老和尚。然後他就告訴老和尚這個事情，老和尚他聽一聽，他也覺得應該會有這個災難，而且他通靈還講得很清楚，他說這個時候我們老和尚是在日本，四月初的時候在日本。講到後面他說要化解這個災難，要拿一些錢給他來台灣北海岸這裡，來台北北部的海岸邊來作法，一些錢給他去做好事。他講有這個災難，我們老和尚有接受了。他說要拿錢給他去做好事，我們老和尚就沒有聽他的。

所以我們老和尚說，自古以來印《藏經》這些都是息災的一個方法，所以就找福峰郭居士去圖文巴見老和尚。當時她也印出來在賣，老和尚看到了，也請她去印《龍藏》。然後郭居士就請問老和尚要叫哪個道場印，我們老和尚第一個想到當然就是佛陀教育基金會，佛陀教育基金會印經印很久了，很有經驗了，財力、人力各方面都很具足。那個時候華藏才剛剛成立二年，的確在人力、財力、

物力都很缺乏，不具足。那個時候基金會總幹事林國營居士擔任，郭居士就去找他了。找他之後，林居士就說，我們基金會現在還沒有編列這個預算，因為基金會它要印經，它事先要編列預算，沒有這個預算。他說我們也不能夠把已經編列預算好的，要印經那些錢拿來印《龍藏》、《大藏經》，他說挖東牆補西牆，這個也不能這樣做。他也是說這個錢太多，我們目前沒有辦法印。

郭居士才到華藏來找我，基金會他們說老和尚叫他們印，他們說沒辦法。她找我說，你們能不能發心來印，老和尚說要消災。我說這個事情，我還是請問老和尚，看看行不行？這個事情我就給老和尚報告，我們老和尚聽了之後，他說基金會如果不能印，就由你們來印。印了，實在講我們當時哪有什麼預算，一毛錢也沒有，那是一塊一塊的這樣去讓大家發心的。所以當時我說我們是印來流通的，老和尚這是要消災的，我們也不是做買賣要賺錢的，它的標價一套是九萬九，零售價，一套。後來她說我們要印就一套就八萬三，八萬多塊，我也是說妳能不能再算便宜一點，我們現在沒什麼錢。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一下子下單說訂一百套、兩百套、五百套、一千套。如果你量多，你當然就可以壓低成本，我們也沒有辦法跟她談這些，她已經有比一般零售價便宜了，八萬多塊。

我就跟她講，我現在是沒錢，我現在是從一塊錢台幣起跳的。我要化緣，如果化到二十套，我就先給妳二十套，這二十套妳請問老和尚要送到哪裡。後來大家聽說要息災，而且我們老和尚還給我規定，他說你不能去找一、二個有錢的人，他全部發心，這要全台灣的人，大大小小，大家發心才有效。而且台灣移民到外國的也不算，一定要住在台灣本島的人來發心。所以我就一塊錢起跳，大大小小，也不能找有錢人，所以就這樣發起的。所以那個時候淨師還在櫃台（還沒有出家的時候），櫃台銅板算到手都綁繃帶了，那個



時候沒有那種算錢的器具，孤兒院那些什麼撲滿也統統拿來了。有二十套就先給郭居士，後來不到半年，人家也發心了大概五百套，也是佛力加持。後來我就給郭居士講，妳再算便宜一點，現在五百套算便宜一點。

後來就是說出現問題，有一些同修發現錯字，我們也是商量說要怎麼去來校正、來改。因為品管的問題，後來才找世樺來重新排版，而且編目錄。原來它那個《龍藏》沒有目錄的，所以以前大家都喜歡請《大正藏》，《大正藏》錯字多，字小，但是它的優點是有目錄，它好查。《龍藏》字大，錯字比較少，但是沒有目錄，大家查不方便。所以當時世樺他也說那我們來給它編目錄，給它濃縮成一百二十本，也避免一些版權的糾紛。我說這樣也很好，乾隆皇帝沒有完成的工作，我們再給他補充，編目錄。所以編目錄編出來就比較好查了，字體也比較大。

後面的瑕疵就是說他請的校對打字的，他那些水平不夠，有的是改得對了，有的是改得不對。當初我們負責印經法寶，這方面也沒有經驗，我也一直都在外面忙，有時候回來如果沒有即時跟我講，也就沒有特別去注意這些事情。一般我們印經，他有一個藍圖要先給我們看，那個要先校對一次，那個時候都沒有。所以我們工作是大家發心的，不是說我一個人能做到怎麼樣，不可能，我只是一個決策的，決策這個事情要不要做，決策的人要負因果責任。決策得對，那你的功德；決策不對，那你的罪過。下面的是執行單位，祕書長以下這些是執行單位，就執行工作的。工作的技術性、細節，這些人要去執行，如果統統我在執行，那還要請這些人嗎？我就校長兼撞鐘的就好了，就像一間公司一樣，董事長、董事會它是決策，總經理去執行，一樣的道理。

所以你安排人、你找的人，這個董事會叫董事長，理事會叫理

事長，他都要負責任。那些人做不好，人是你找的，你要不要背責任？要。要不要背因果？要。你不能推卸。但是我們也不能怕背因果，好事就不做了，那好事統統沒人做了。所以在《群書治要》蔡老師也講，過去有一個公案，「錯下一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，阿彌陀佛，我不敢講經了，錯一個字墮五百世野狐身，講兩個字就一千世了，那還得了。後來蔡老師怎麼講？那就自私自利，也就是說他不敢去承擔，當然你不能錯，但是也不能不承擔。你只是怕錯，好事都不要去做，就像我們印《龍藏》一樣，你怕背因果，你不要做就不用背了。就像我們當兵，那個時候流行一句話，「多做多錯，少做少錯，不做統統沒錯」，大家想這樣對不對？大家統統不要做，那都不會錯，這就是自私自利的行為。

所以我們今天學習這個公案，就是說他為什麼要這樣出來，他也不在乎犧牲生命，這叫嚴正之行。這個大家要知道，所以他是舉出一個例子，你要以此類推，舉一反三。我們才知道學了這一條，它的精神在哪裡，是不是？那個時候老和尚如果叫我印，我也是理由很正當，我也是可以不用印。《龍藏》是過去祖師大德都有看過的，不是我們自己去搞出來的，說這個靠不住。

如果有一些真的是偽經，不行的我也會跟老和尚講。像過去有一個居士，他寫了一本書，他說天天跟阿彌陀佛見面，而且請老和尚給他寫序文，叫我們華藏印。那個時候盧居士在做副祕書長，他就拿來給我看，他說師父這個可以印嗎？我再看一看那個內容，天天跟阿彌陀佛早上都在對話。我說這個怎麼能印？這個肯定是假的。所以我說我一定要跟師父報告，我就把它一條一條列出來，我說師父你平常講經都教我們，跟佛見面、講話，如果是真的，講出這些，顯神通他就走了。像夏蓮居老居士，他講出來，沒多久他就往生了，那是真的。古大德很多也是這樣，他講出來他就走了，他不

會繼續留下來，而且還到處招搖，肯定不會的，肯定這個是假的，不能印。我說師父這個都你教我們的，我這個錄音帶都還可以調出來。我說不行，懇求師父不要印。後來我們師父打個電話給我，你講得有道理，那就不要印了，他說自己影印，內部參考參考就好，那個事情就平息下來。所以有一次我到馬來西亞漢學院，蔡老師看到我，他知道這個事情，他說我這樣跟師父建議，師父接受，沒有印，沒有害師父，他感動得快掉眼淚了。我現在講的就是這個事情。這個嚴正之行，他是舉出某一樁事情、一個例子，其他跟這個相關的，我們就知道應該怎麼取捨。這個提供大家做參考。

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